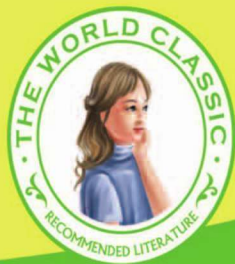




名 · 家 · 推 · 荐 · 世 · 界 · 名 · 著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项星◎编译



儿童文学名家

曹文轩 安武林

大力推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名 · 家 · 推 · 荐 · 世 · 界 · 名 · 著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项星◎编译

*The World Classic
Recommended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加)蒙哥马利著;项星编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2
(名家推荐世界名著)
ISBN 978-7-5385-7913-0

I. ①绿… II. ①蒙… ②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2607号



名家推荐世界名著

绿山墙的安妮

作者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编译 项 星
出版人 刘 刚
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金敬梅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7913-0 定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 Introduction ✧

原著者简介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84—1942），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品《绿山墙的安妮》，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

蒙哥马利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克利夫顿，从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一所被苹果园环绕的老式农舍里。在风景宜人的爱德华王子岛上，蒙哥马利对大自然的热爱随着成长融入心灵，贯穿一生，并且鲜活充分地流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蒙哥马利自幼就表现出对文学的喜爱和天赋，9岁开始创作诗歌，15岁时参加作文竞赛获奖，并开始发表诗歌。1893年，蒙哥马利在卡文迪完成学业后，仅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夏洛特敦威尔斯亲王大学完成了预计需要两年的课程，并且获得了教师执照。1895—1896年间，她在新斯科细亚哈利法克斯市的戴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1898年，她回到外祖父母位于卡文迪的家，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几个学校里担任教职。1901—1902年间，她在哈利法克斯的《先锋报》与《回声报》工作了一段时间。1902年，蒙哥马利再度回到卡文迪，之后在那里写下了她的第一部著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作品出版后即一跃成为畅销书，问世至今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持续发行五千多万册，是一本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也是一本可以让家长、老师和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



心里有阳光

《绿山墙的安妮》是一本让人手不释卷的经典的儿童小说，它是加拿大女作家蒙哥马利写成的。在我看来，它与美国的儿童小说《波丽安娜》属于同一类型的小说，其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要远远超过日本的儿童小说《窗边的小豆豆》。三本书的区别在于读者对象不一样，《窗边的小豆豆》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生低年级的孩子读，而另外两本不仅涵盖了小豆豆的读者层面，而且还要大大提升一步，能扩展到中学生。

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无法比较优劣的，只能说风格不同，就看读者的审美趣味了。但在我看来，《绿山墙的安妮》是一本很阳光的小说，读后让人莫名感动，莫名兴奋。我虽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在对作品的判断和选择上，我还是喜欢用“价值”二字对作品进行评判的。也就是说，这一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我尤其喜欢那些阳光的、能给人激励的、能给人力量的、鼓励人积极向上的经典文学作品。

《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唠唠叨叨的性格让人非常难以忘记。她虽然是个孤儿，但她善良，喜欢想象，向往美好和浪漫。她本来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她通过努力，不仅被别人接纳了，而且成了主人。应该说这是掌握自己命运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壮举。我非常愿意承认，心里有阳光的人，才能给别人阳光，如安妮。心里有阳光的人，在我看来也是有力量的人，这种人永远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安武林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林德夫人的疑惑 / 9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诧异 / 14

〔第三章〕

玛瑞拉·卡斯伯特的诧异 / 23

〔第四章〕

安妮在绿山墙农舍的第一天 / 26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 30

〔第六章〕

玛瑞拉的决定 / 33

〔第七章〕

安妮的祷告词 / 38

〔第八章〕

安妮的新生活 / 41

〔第九章〕

林德夫人的诧异 / 46

〔第十章〕

安妮的歉意 / 50

〔第十一章〕

初到主日学校 / 56





〔第十二章〕
为了友谊发誓 / 61

〔第十三章〕
期望的快乐 / 65

〔第十四章〕
安妮的坦白 / 68

〔第十五章〕
小学校里的大事件 / 73

〔第十六章〕
木莓露的误会 / 86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乐趣 / 93

〔第十八章〕
安妮的本事 / 97

〔第十九章〕
音乐会后的灾祸 / 102

〔第二十章〕
想象力惹的祸 / 110

〔第二十一章〕
特殊的调味品 / 116





〔第二十二章〕
拜访牧师 / 123

〔第二十三章〕
危险的游戏 / 126

〔第二十四章〕
梦中的音乐会 / 132

〔第二十五章〕
安妮的圣诞礼物 / 136

〔第二十六章〕
故事社的成立 / 143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引起的麻烦 / 149

〔第二十八章〕
倒霉的日子 / 153

〔第二十九章〕
难忘的日子 / 160

〔第三十章〕
奎因学院应试班 / 167

〔第三十一章〕
安妮的烦恼 / 175

〔第三十二章〕

榜上有名 / 182

〔第三十三章〕

别致的音乐会 / 189

〔第三十四章〕

难忘的日子 / 198

〔第三十五章〕

奎因学院的冬天 / 205

〔第三十六章〕

光荣与梦想 / 209

〔第三十七章〕

死神的降临 / 213

〔第三十八章〕

闪光的转机 / 219



第一章

林德夫人的疑惑

桦树、野花、绿草、小河横穿的一片小洼地。

雷切尔·林德多半是喜欢这样的环境，于是她在亚邦里村沿街这片小洼地里安了家，往里面走是卡斯伯特家古老的农场。

雷切尔·林德家门前的这条小河，原本可不是这么安静、乖顺的。小河的上游水流湍急，在树林中蜿蜒而下，历尽曲折，也形成了许许多多别人不知道的深渊和瀑布。但在经过林德夫人家之前，小河也入乡随俗，变得规规矩矩了。而雷切尔·林德常常端坐在窗前，用她独特的眼光来欣赏这一切：小河、花草、孩子、街道……所有的一切，她都不曾漏掉。或许大家还不知道，林德夫人有一个怪脾气，就是她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没弄个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会像个小孩子一样，一直坐在窗前，守在那里。

不要因为这点就忽略了林德夫人的本事——她像亚邦里大多数的人那样乐于助人，而且把自己的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更厉害的是，她指挥着裁缝小组，同时还是教会妇女团体和外国传道互助会最得力的干将。最令人钦佩的，是林德夫人创造的一个纪录：她坐在窗前一边走路一边监视着对面那条通向陡峭的红色丘岗上的街道，一边飞针走线地一口气做出了十六床木棉被。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温暖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又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的林德夫人身上。在林德家下面斜坡上的果树园里，一群蜜蜂成群结队地在浅粉色的花丛中辛勤地忙碌着。托马斯·林德——被人们称为“雷切尔·林德的尊掌柜”——一个身材矮小、老实厚道的男人，正在小仓房对面的丘岗上种着晚播的芜菁。

“马修·卡斯伯特也一定在那片靠河沿的宽阔的红土地里，干着同样的活儿吧。”雷切尔·林德猜想。马修·卡斯伯特是个绝不同比自己强的人主动搭话的人，而林德这样猜想，是因为前一天傍晚，在卡摩迪的威利阿姆·布莱亚的店里，她曾听见马修·卡斯伯特回答皮特·莫里森的话，他说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可是这时林德疑惑了，她看到马修·卡斯伯特身上穿着最上等的带有白领的礼服，还赶着马车，肯定是有事要离开亚邦里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按理说下午三点半左右正是人们忙忙碌碌的时候，究竟马修·卡斯伯特要到哪里去呢？去干什么呢？

马修这个人性格内向，不愿与人主动交谈，于是林德夫人猜想：“他准是与陌生人见面或者到某个不得不说话的地方去。”喝茶的时候，林德夫人猜想：“这个时候没人进城，马修不可能去别人那里；如果是芜菁种子不够，没必要穿得这么隆重；不慌不忙的样子不像是请大夫……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我怎么能安稳下来。看来我要到格林·盖布鲁兹走一趟了，要问问玛瑞拉才行。”

这茶还没等喝完，林德夫人便坐不住了，她立即出了门。这里离卡斯伯特所住的格林·盖布鲁兹并不太远，那幢掩映在果树园中的特别宽敞的房子离林德家的洼地仅有四分之一英里。因为房子离街道太远，所以房子的主人不得不另开辟了一条很长的直通屋门的小路。

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相对于马修来说，还要腼腆、内向一些。当年开垦农场时，他尽可能地选择了在离别人距离最远的地方安家。林德夫人沿着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的小路，一边走一边嘟囔：“这个地方真的能住人吗？这样下去，马修和玛瑞拉都要变成怪人了。不与人交往，难不成只和树聊天？人哪，真了不起，什么都能适应！”

刚自言自语地说到这里，林德夫人就已经从小路走进了格林·盖布鲁兹的后院。林德夫人用敏锐的双眼扫视着：院子里一侧栽着柳树，另一侧是白杨，一片葱绿，没有任何的杂物。林德夫人猜想：“玛瑞拉准是每天进出、打扫很多次……”



“咚，咚。”林德夫人敲门。

“请进。”玛瑞拉客气地答道。

林德夫人进了门，惊奇地发现厨房简直像画里的一样，什么都显得崭新、干净。房间东、西两侧都有窗户，阳光穿过西窗，洒进屋内。东窗上爬满绿意盎然的常春藤，左侧的果树园里，盛开着白色的樱花。

玛瑞拉生性勤快，经常在打扫完之后，在桌子上摆放好点心，坐在东窗边晒太阳。而今天的玛瑞拉则是一边晒太阳一边织着东西。

林德夫人刚进屋子，就又快速、敏锐地将全屋的东西扫视了一遍——“桌子上有三个盘子，玛瑞拉应该是在等马修带回来一个人。但盘子里的东西是最普通的酸苹果酱和蛋糕，那么带回来的人应该不是什么重要或者特别陌生的人。但是马修那一身隆重的装扮又是怎么回事呢？”林德夫人感觉绿山墙农舍发生的事情要把自己弄糊涂了。

“下午好，雷切尔。今天天气不错，家里人都好吗？”玛瑞拉向林德夫人打招呼。玛瑞拉又瘦又高，没有女性优美的曲线感。她头发有些花白，用两只发卡别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或许正是因为玛瑞拉和林德夫人的性格相反，才比较容易相处，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林德夫人说：“我们都很好。不过，我看到马修出门，还赶着马车，以为你身体不好去给你请医生了，所以特地来看看。”

玛瑞拉嘴角还是下意识地抽动了一下，虽然她早就猜到林德夫人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啊，要是林德夫人不弄清楚马修出门的原因和目的，又怎么能善罢甘休呢？玛瑞拉没想要瞒着林德夫人什么，于是说道：“啊，不，我的身体很好。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决定从新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子，大概今晚就到吧。”

林德夫人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地响了起来，要是马修去接一只澳大利亚的袋鼠，恐怕她都没有这么吃惊。林德夫人愣了足足5秒钟，转念一想，认为玛瑞拉是在和她开玩笑。“别开玩笑，玛瑞拉。”林德夫人缓过神来。

玛瑞拉面带微笑而又严肃地说：“当然不是，雷切尔。”

林德夫人再次惊讶得说不出话，她听玛瑞拉的意思，就好像领养





一个孤儿似乎和安维利任何一家农场每年都要耕作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林德夫人感觉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问号和惊叹号。“一个男孩！一个孤儿院的男孩！居然是玛瑞拉和马修首先要领养一个男孩！这个世界怎么了？完全颠倒了吗？以后还有比这更吃惊的事情了吗？再也不会了！”

“你们为什么会要领养一个孩子呢？”林德夫人的语气充满了不赞同。这个不赞同在她看来是正常的，因为玛瑞拉没有征询过她的意见。

“哦，其实我们商量的整整一个冬天了。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潘塞的妻子来我们家做客，说春天的时候她打算到霍普顿领养一个女孩。斯潘塞夫人的表妹住那里，对那边情况也比较了解。从那时候起我和马修就开始商量领养孩子的事情。马修上了年纪，没了以往的精神头，心脏也不太好。你也知道，现在雇人帮忙很不容易，除了毛手毛脚的法国男孩，什么人也请不动，而那些雇来的毛孩子学到点儿本事就跑去龙虾罐头厂找工作，或者干脆去美国。所以，我们想等斯潘塞夫人领养女孩的时候，就拜托她帮我们物色一个十岁左右、聪明可靠的男孩。年龄不那么正好也行，只要能马上帮着干些活，以后慢慢调教就好。我们打算好好待他，以后送他上学。今天邮差送来了斯潘塞夫人的电报，说他们今天下午五点的火车到。所以，马修是去接他们了，斯潘塞把孩子留在车站，自己就乘火车去白沙车站。”

林德夫人这才算是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开始侃侃而谈：“玛瑞拉，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儿悬。你想啊，你把一个陌生的孩子带到家里来，他性格怎么样，父母的名声怎么样，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都一无所知！上个星期报纸上不是有一则消息，说有一对夫妇领养了一个男孩，可是那男孩却故意放火烧了房子。是故意的啊！夫妇俩差点儿都被烧死在床上！我听说领养的孩子有喝生鸡蛋的毛病，怎么都改不掉。你们之前没和我商量一下，要是我，我会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

玛瑞拉依旧很平和地织着毛衣，似乎对刚才林德夫人的“劝诫”并不在意。“雷切尔，不得不说，你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其实，我也



曾经这样考虑过，但我知道，马修是非要领养一个孩子不可，所以我也就让步了。马修这个人，你也知道，他性格很内向，很少对事情固执己见——现在他坚持这样做，那么谁也劝不了。孩子嘛，慢慢教育，最终他不会和我们有太大差别。”

“好吧，但愿是圆满的结局。”林德夫人的口气明显还是怀疑，“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舍烧了，没准儿还得往井水里投毒呢！上次不是新布伦瑞克那里就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被收养的孤儿往井水里投毒——呃，不过被收养的好像是个女孩子。”

“我们领养的是男孩子。”玛瑞拉依旧不动声色，“我们没想过领养女孩，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是怎么想的，她的脾气要是犟起来，收养整个孤儿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林德夫人原本打算一直等到马修带着领养的孩子回来，但是要等两个多小时，而且她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好跟玛瑞拉聊的了。她突然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这个消息肯定会引起轰动，而引起大家的轰动，是林德夫人最热衷的事。于是林德夫人起身告辞，玛瑞拉这才停下手中的活，并且稍稍松了口气。她感觉在林德夫人反对的同时，她对这件事情的顾虑和恐惧慢慢又回来了。

“这里已经发生了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林德夫人刚踏上小路便忍不住嘟囔着，“马修和玛瑞拉都没有养孩子的经历，而那个孩子又来历不明，不知道是孩子可怜还是他们俩可怜。不管怎样，绿山墙农舍马上就会有孩子了，真不可思议！这绿山墙农舍还真没住过孩子呢。当时农舍建起来的时候马修和玛瑞拉都已经成人了，但是实在想不出他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也帮不上那个孩子什么忙，真是让人担心啊！”

林德夫人边走边说，似乎想让路边的野蔷薇帮她出点儿主意。还好林德夫人没有亲眼看到在布莱特河车站耐心又焦急等待孩子的马修，要不然她的心情会乱成一团麻的。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 的诧异



马修要去的布莱特河车站离他的家有八英里，沿途风景不错，道路两旁要么是整齐的村庄，要么就是美丽的枫树林，空气中弥漫着苹果园和草地的芳香，起伏平缓的原野和紫色的夜幕在远方交织。马修突然想到某本书中的一句话：“小鸟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修一路上自得其乐，不慌不忙，偶尔碰到妇女总是不好意思地红着脸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因为在爱德华王子岛，不管是否认识对方，都要互相致意。

马修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他惧怕所有的女人——当然玛瑞拉和林德夫人除外。马修并不是毫无根据，他也知道自己长相古怪，身材粗大，灰色的头发长及佝偻着的肩头，一把褐色胡子是他二十岁就开始留的，其实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的相貌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年轻的时候头发没有那么灰白。因此，马修总怕别人在私下里笑话自己。

还好路上遇到的人不多，到布莱特河车站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火车，以为来早了。马修把马拴在小旅馆的院子里，直接来到车站的站房。月台很长，尽头是一堆木板，那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女孩。马修看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后，就从她身边走了过去，没有再看她。

火车站站长正要去吃饭，马修赶紧走到他面前，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五点半的火车？五点半的火车半小时之前就开走了。”火车站站长回答，“不过，那个小女孩好像是在等你的，我请她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还很严肃地说喜欢待在外面，说什么‘外面天



地开阔，留给我幻想的空间’。你看她，又紧张，又期待，真是个古怪的孩子。”

马修有些失望：“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我要接的是男孩子，约好的在这里碰面，斯潘塞夫人把他从新科舍带来交给我。”

车站站长吹了个口哨：“斯潘塞夫人将那个女孩带下车，要我照看，说是你们兄妹领养的孩子，一会儿有人来接。其他的可就没什么了，我可不是故意把孤儿藏起来的人啊。”马修听了有些茫然，他很想玛瑞拉在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站长说：“不如，你去问一下那个女孩，说不定她能告诉你什么。或许，孤儿院里没有你们想要收养的男孩了呢？”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因为实在是饿得不行，他要去吃饭了。

马修内向，不喜欢主动与别人交谈，但是他现在很想去问一下那个女孩，问问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马修慢慢走向那个女孩，但是想要马修开口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普通人看来，这个女孩大概十岁左右，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的浅黄色绒布罩衫，衣服略有点小，头上戴着已经褪色的水兵帽，帽子下是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面伸出来，瘦小苍白的脸上还有一些雀斑，大眼睛大嘴巴。还有一点，据说她的眼睛有时看起来是绿色的，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灰色的。

有这种形象的女孩是不是糟透了，但是如果目光敏锐一点儿的人来看，这个女孩下巴尖尖的，棱角分明，大眼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嘴唇线条优美，长得可爱逗人，藏着丰富的表情，前额宽阔。当然，如果换身衣服洗个澡，能看得更明显一些——这个小女孩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女孩见马修走了过来，她站起来，一只瘦瘦的小手拎起破旧的包，另一只手伸向了马修。“你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斯伯特吗？”小女孩的声音清澈可爱，“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正担心哪！我刚才想，如果你不来，我就到对面铁路拐角，爬到那棵大樱花树上一直等到天亮，一点儿也不会害怕。沐浴着月光睡在盛开的樱花中，就像睡在大理石铺成的客厅。是不是很浪漫？哈，我想着如果今晚你不来，那么



